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努奥洛风情

{意大利} 黛莱达

Costumi di Nuoro

Enrica Deledda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在黛莱达的大部分创作中，人物是撒丁岛的人，景色是撒丁岛的景

她用毕生的心血将自己的家园带到世人的面前

黛莱达是撒丁岛的孩子，撒丁岛是她的根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努奥洛风情

Costumi di Nuoro

〔意大利〕黛莱达

藏书

Erzählung

吴瀚越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努奥洛风情 / (意) 黛莱达著; 吴潇越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散文丛书)
ISBN 978-7-5399-6891-9

I. ①努… II. ①黛… ②吴… III. ①散文集—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0021 号

书 名	努奥洛风情
著 者	(意) 黛莱达
译 者	吴潇越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891-9
定 价	34.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序

作为意大利第二大岛屿的撒丁岛，相较于大名鼎鼎的西西里岛而言，似乎总是处在被遗忘的角落。一位来自撒丁岛的姑娘和我开玩笑：“你看，我们这儿连侵略者们都懒得来。”

四年前的夏天，译者曾和撒丁岛有过一面之缘。现在看着那时拍下的照片，仿佛都能感受到阳光照射在皮肤上的灼热。在撒丁岛的那几日，几乎都是面朝着大海晒太阳，从一个城市的沙滩换到另一个城市的沙滩，沿途的风景并无太大差别，都是高大壮硕的植物和没有一丝云彩的蓝天，近一点是山，远一点是海，完全是地球本来的模样。

撒丁岛的生活也不拘小节，几块气孔大小不一的面包就着新切的奶酪，对于当地人来说就是无比的美味；可以在晒得发烫的石头上躺一天，晒出一身发红的古铜是每个姑娘的心愿；守店的老奶奶自顾自地编织着草篮，往来的游人对她没有一丝影响；孩子们在街道中穿梭奔跑，斑驳的墙壁间回响着打闹与嬉笑。

这里没有雄伟的建筑，没有震撼的雕塑，没有细腻的绘画，撒丁岛就这么独特地存在着，特别真实地存在着。

1926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意大利女作家格拉齐亚·黛莱

达出生在撒丁岛的努奥洛市，正来自这样一片与世隔绝，被人遗忘的土地。在黛莱达所创作的大部分作品中，人物是撒丁岛的人，景色是撒丁岛的景，她用毕生的精力与心血将自己的家园带到世人的面前。黛莱达了解撒丁岛的一草一木，了解这里人们的一言一行，她一直在观察，在思考：在平凡的生活场景中，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甜蜜与苦涩；从那些看似荒唐可笑的民间风俗中，感受到人民对于生活的期待与向往。黛莱达是撒丁岛的孩子，撒丁岛是她的根。

《黛莱达散文集》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黛莱达与诺贝尔文学奖》，选择翻译了192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瑞典文学学院的官方颁奖词，向读者提供黛莱达所取得的文学成就的全方位概括与总结；第二部分是对于黛莱达所著民俗专著《努奥洛的民间风俗》的翻译，希望能带领读者们一同走进撒丁岛，走进黛莱达的故乡努奥洛，走进黛莱达所看见的、所感受到的真实生活；第三部分选取了黛莱达1891年到1909年给意大利著名的记者、评论家斯塔尼斯·芒卡的部分书信进行翻译，试图更加走进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女作家的内心世界。

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秉承着完整传递原文信息，并最大限度地接近中文阅读习惯的原则，对于所选取的文章进行全面细致地翻译，力求将黛莱达的文学精神完整优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译者也真诚地接受读者对于译文不足处的建议与指正。

最后，对于在翻译过程中给我以极大帮助的Paola Marras女士与郎慧女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有你们，这本书的翻译才真正地做到“信、达、雅”。

吴潇越

目录 CONTENTS

译者序

第一辑 黛莱达与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基金会文学奖颁奖典礼官方致辞 / 003

瑞典文学院成员、瑞典教会乌普萨拉大主教

纳坦·瑟德布卢姆所致贺词 / 010

黛莱达感谢辞 / 012

第二辑 努奥洛风情

祈祷：圣安东尼赞歌 / 015

努奥洛 / 021

衰渎与诅咒 / 026

发誓 / 041

努奥洛地区的谚语与俗语 / 045

民间常用语 / 059

名字与绰号 /	062
驱魔 /	066
祈祷与心愿 /	072
卡梅洛圣母颂歌 /	076
格纳莱圣母颂 /	081
宽恕 /	086
诗 /	092
童谣与摇篮曲 /	102
咒语 /	123
民间迷信、信仰与医药(一) /	130
谜语 /	141
民间迷信、信仰与医药(二) /	143
恋爱 /	156
婚礼 /	162
洗礼 /	168
吓唬孩子 /	171
不请吃就捣蛋 /	173
丧葬 /	175
招呼与祝福 /	179
施舍 /	181
节日 /	182
其他风俗 /	190
休闲娱乐 /	195
保障会 /	197
面包及其他食物 /	200
服饰 /	205

第三辑 黛莱达书信选

- 1891 年 5 月 24 日 / 217
1891 年 6 月 9 日 / 219
1891 年 6 月 18 日 / 224
1891 年 7 月 2 日 / 228
1892 年 3 月 21 日 / 230
1892 年 6 月 1 日 / 233
1893 年 11 月 29 日 / 236
1893 年 12 月 5 日 / 238
1894 年 2 月 6 日 / 241
1894 年 2 月 19 日 / 243
1899 年 10 月 4 日 / 245
1900 年 1 月 18 日 / 246
1909 年 2 月 10 日 / 247

第一辑 黛莱达与诺贝尔文学奖

格拉齐亚·黛莱达是192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黛莱达得以获此殊荣，皆因“她在其理想主义情怀的激励下写就的伟大创作，其作品以柔软可塑的清晰性对作者家乡的岛屿生活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其文字中饱含着对于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深度思考与深切同情”。

格拉齐亚·黛莱达于1927年正式接受瑞典文学委员会所颁发的1926年文学奖。这是因为，在1926年的评选过程中，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认为，当年获得提名的文学作品均未能达到诺贝尔奖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对文学获奖作品的要求。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的规定，当年空缺下来的奖项可被保留到下一年再予以颁发。委员会严格贯彻颁奖原则，因此格拉齐亚·黛莱达在1927年获得了192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基金会文学奖颁奖典礼官方致辞

发言人：诺贝尔基金会主席亨里克·舒克

(1927年12月10日)

瑞典文学院将192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意大利作家格拉齐亚·黛莱达女士。

格拉齐亚·黛莱达生于撒丁岛小城努奥洛，她曾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与青年时光，当地自然的风光和淳朴的民风深深地镌刻在了她的脑海中，并化为她日后文学作品中的灵魂与精神。

黛莱达可以从她的闺中窗格里一眼望见不远处的余余山脉，漫山黑影般覆盖着的浓密森林，以及那些锯齿般挺立的灰色山峰。在光影瞬息的变幻中，远处此起彼伏的石灰岩山脉时而身披紫罗兰色，时而又穿上柠檬黄或深蓝色的外衣。远远望去，真那珍图^①的雪峰在阳光的照耀下时隐时现。

努奥洛与世隔绝般地独立于这花花世界，那些为数不多的造访者一般都是骑着马儿前来，男人驾马在前，女人坐在男人背后。在这里，唯一能给这日日单调乏味的生活注入一丝活力的便是那

^① 真那珍图(Gennargentu)，撒丁岛中部马尔默拉山的一座雪峰。

些节日的到来：努奥洛人既庆祝传统宗教节日，又欢迎流行于此的其他民间节日。每每值此狂欢时刻，人们都会在一些主要的街道上载歌载舞，欢度佳节。

成长于这样环境中的格拉齐亚·黛莱达，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原始质朴的生活观。例如：在努奥洛，成为一名强盗并不可耻。黛莱达曾借其小说中的农村老妇之口讲道：“你认为那些强盗土匪都是坏人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他们只是一群渴望施展身手卖弄技艺的男人罢了。以前，男人们都外出打仗去了，可如今无仗可打，他们也仍需释放自己那点争强斗狠的欲望，于是他们只有去抢劫盗窃，或去偷村子里的牛。但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作恶，只是在以某种方式展现着他们的能耐和力量。”在努奥洛，抢匪是相当受当地人同情的，赶上他不巧被抓获进了监狱时，当地农民对此可是有个极富情感的说辞：“他有麻烦了。”通常这个抢匪最后是能够免于恶名加身的，事实上，当他从监狱回到老家时，父老乡亲们还会用一句“这简直是小事一桩”来安慰他呢。

族间仇杀至今仍是撒丁岛的风俗，能让自己的仇家血债血偿的人会受到人们的尊敬，而对于复仇者的背叛甚至等同于犯罪。一位作家曾这样写道：“即便再多出三倍赏金缉拿复仇者的人头，整个努奥洛也不会有一个人出卖他。在这里唯一有权威的法则就是：崇尚人性力量，藐视世俗威权。”

在努奥洛这座受意大利本岛影响甚微的小城镇里，在荒蛮本真的美妙自然的怀抱中，在淳淳质朴的伟大族群的熏陶下，黛莱达在一个圣经般纯洁单纯的家庭里慢慢长大。她曾这样写道：“一般情况下我们女孩子是不能随意出门的，只能去教堂做弥撒或偶尔到乡间散散步。”黛莱达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她和其他当地中产阶级家的孩子一样，只能在当地的学校里学习。她的家人平日里只讲撒丁岛方言，后来她是在家庭教师的辅导下学习了意大利

语和法语。尽管她不曾受到广博的教育，但她却熟知并热爱着家乡的民歌和歌颂圣人的赞美诗，还有那动听的民谣和摇篮曲。有关努奥洛的传说和习俗，她也是了如指掌的。照撒丁岛当地标准来看，黛莱达的家境算是比较富裕的，这使她有条件在家读读意大利文学著作和一些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但这也是她所能接触到的全部文学了。尽管如此，这位少女却表现出了对于文学的极大兴趣，她十三岁就创作了具有荒诞风格的悲情短篇小说《撒丁岛的血》(1888年)，并成功刊载在罗马的一份报纸上。然而努奥洛的乡亲们却毫不欣赏黛莱达的“出格行为”，他们认为女人的精力只应该放在料理家事上。好在黛莱达并未因此而屈服，反而全身心地投入到小说的创作中去。1892年出版了《撒丁岛之花》，1896年《邪恶之路》公之于众，1900年的《山中老人》、1903年的《艾利亚斯·波尔图卢》等作品也相继问世。这些作品令她声名鹊起，从此她被誉为意大利最杰出的年轻女作家之一。

实际上，黛莱达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发现：是她真正意义上深入发掘了撒丁岛。十八世纪中叶，欧洲文坛上掀起了一轮新的文学运动，当时的作家们已经厌倦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创作套路，他们需要些新的思维。他们的运动很快就与另一股势力一拍即合，这股势力与卢梭的一个观点诞生于同一时期，这就是：崇尚不受文明戕害的人的自然状态。由这两股势力形成的新学派着实推动了浪漫主义大潮的进程并为之不断添砖加瓦。这一学派将其最新的奖励颁给了黛莱达的作品。诚然，在对地方风情与农民生活的描写上，光是意大利本土，黛莱达就能找到很多这方面的前辈，所谓意大利文坛中的“地方主义作家”一派，确有着久负盛名的几位代表作家，如：维尔加(Verga)，因其所描绘的西西里岛而著称；福加查罗(Fogazzaro)，他曾生动地描写了伦巴第-维内托地区。然而论及对撒丁岛的认识，非黛莱达莫属。她熟知家乡的每个角落，二十

五岁时才首次离开故乡努奥洛，鼓起勇气到撒丁岛首府卡利亚里市去。在这里她遇见了马德萨尼(Madesani)，并于1900年与之结为伉俪。婚后黛莱达与丈夫移居罗马，在那里她整日忙于写作与家事之间。在她刚开始移居罗马后的创作作品中，撒丁岛仍是不二的主题。1908年出版的小说《常春藤》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然而在《常春藤》之后，黛莱达创作中曾有的浓郁的地方色彩就开始逐渐减淡，如1925年最新发表的这篇小说《逃往埃及》，当然这部小说也受到了瑞典文学院的青睐。现而今黛莱达在艺术创作上显然愈加纯熟，但她仍像当初创作《邪恶之路》和《艾利亚斯·波尔图卢》时的那个自己一样，认真、雄辩、质朴无华。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要评价黛莱达写作风格的艺术价值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所以，我在此还是援引意大利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的话来评价她：“她是最杰出的叙事大师之一，她的风格具有所有伟大小说家应具备的品质。她的作品充满活力，有着娴熟的艺术技巧和精湛的结构布局，同时还兼具重大的社会现实意义。黛莱达的作品在如今的意大利无人能及。”我能清晰地从她的作品中看到上述这些品质，尤其是在最近的几部作品中：《母亲》(1920年)、《孤独者的秘密》(1921年)。人们也许过分强调了她的作品缺乏大家所期待的连续性，某些段落会略显突兀，让人误以为是匆促之笔。但是这一点小小的瑕疵并不能掩盖黛莱达作品的众多优点。作为杰出的自然景物描绘者，整个欧洲文坛鲜有人能与其匹敌。黛莱达从不白白浪费她多彩生动的笔绘，但即便如此，她笔下的大自然依然有着简约粗犷的古典风姿，字里行间蕴藏着自然散发的纯净与庄严。大自然那总是令人无限惊叹的灵动与她的精神生活品质高度和谐。作为一名真挚伟大的艺术家，黛莱达成功地将人物情感与民间风俗融会贯通到她与自然景物的描写之中。事实的确如此，人们只要回忆一下《艾利亚斯·波尔图卢》中的朝圣

者们在卢拉山上逗留时的场景便可明白。朝圣者们在五月的一个清晨启程，一家挨一家地朝着古老的祈愿教堂攀登而去，他们中有些人骑着马，还有些人乘坐老式的四轮车，都随身带着足够一周使用的生活必需品。富裕人家能够寄宿在教堂边较大的屋舍里，这些家族都是教堂建立者的后代。教堂墙壁上的长钉和炉边的灶台都是家族属地的象征，除了他们没人能再涉足此地。只要赶上宗教节日，家族成员们每晚都会聚集在各自的领地里畅享盛宴，他们围炉煮饭、讲故事、演奏音乐、唱着歌就度过了这漫漫夏夜。在《邪恶之路》中，黛莱达还向读者描绘了撒丁岛独特的婚礼和丧葬习俗。葬礼期间家中所有的门窗都要紧闭，不能生火更不可以做饭，还要雇来专门的人哭唱即兴的挽歌。这些关于民俗的描写是那么栩栩如生，简洁自然，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伟大的荷马史诗。黛莱达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许有人会说，黛莱达小说里的人物都好像是从撒丁岛的土壤里生发的植物，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淳朴的农民，有着质朴的情感和单纯的思想，但骨子里都蕴含着撒丁岛自然环境所赋予的庄严大气。小说中相当一些人物更是让读者隐约看到了《旧约》中一些不朽形象的身影。无论小说中的人物与我们现实中的人有着多么大的差异，我们却仿佛能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是些有血有肉的存在，好像真的生活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一样，而不是被汇集到一起的戏剧木偶。格拉齐亚·黛莱达是能够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完美融合的当之无愧的艺术大师。

黛莱达不是那些喜欢围绕时下流行话题热烈讨论并剖析社会问题的作家，她甚至有意让自己远离那些纷争。当艾伦·奇^①试图

① 艾伦·奇(Ellen Key, 1849—1926)，瑞典差异女权作家，代表作《儿童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

引她参与类似的讨论时，黛莱达回答道：“我是个属于过去的人。”她的这个表态或许有些偏激，但黛莱达的确对于过去、对于她故乡的历史有着深厚的情感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她也非常懂得如何在她所处的时代中生活并给予这个时代应有的回应。对于理论，她并不感兴趣，使她保有强烈兴致的是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她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说过：“我们最大的痛苦在于生活终将滑向死亡，这就是为何我们总要试图让生活慢下来，想要提高它的质量并赋予它尽可能丰富的意义。我们都必须尝试活出高于生活的意义，就像云朵总是浮游于大海之上。”或许对于黛莱达而言，生活本身已是那么丰富和美好，因此对于现今的政治、社会 and 文学论战她从不参与，更从不站队。她爱人类同胞甚于爱那些理论，并始终过着远离世俗纷扰的平静日子。她在另外一封信中也曾写道：“命运注定我生在孤独的撒丁岛腹地，但即便我出生在罗马或斯德哥尔摩，我也依然故我，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也能有这样一缕会不停叩问生命问题的灵魂，并同时透彻地去感知人类。我依然会始终坚信人们可以生活得更好，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得了上帝的福祉洒向人间。尽管仇恨、血腥与痛苦充斥着世界，但终将有一天，爱与善意的力量会将这黑暗的一切改变。”

这些表述体现了黛莱达的生活观，严肃而深刻的同时又浓浓地投射出宗教的影子，有点哀伤但却从不悲观。她相信善意的力量终将赢得生活的斗争。身为作家，她所用来统摄作品的主旨与原则都能在 1904 年的小说《灰烬》的最后部分得到体现：主人公阿纳尼亚的母亲受到了侮辱，为了不妨碍儿子的幸福，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早于她的儿子离开人世。当儿子还是襁褓中的婴孩时，母亲曾给他一个护身符。后来儿子打开护身符看时，发现里面只有灰烬。“是的，一切终归尘埃：生命、死亡和人类。是命运造就了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他站在人世间最悲惨的生命躯体之

前,看着这曾经做尽恶事也吃尽恶果的女人终于在他人的良善面前献了身,于是乎他忆起了那些灰烬中还隐隐潜存着火焰里蹦出的明亮而又纯净的荧荧星火。想到这里,他又再次满怀希望地热爱起生活来。”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曾在遗嘱中表示,希望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那些能将人道主义精神作为甘露注入到人类精神生活中去的作者。秉承着他的遗愿,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格拉齐亚·黛莱达,以表彰其“以柔软可塑的清晰性对于家乡岛屿生活的全景式描绘,以及对于人类共同问题的深度思考与深切同情”。